

蟬白

蟬之白矣

過去的一年，是些不必數的日子。放下原來的工作，離開熟習的環境，去休息一年。我常如此對人說。於是有人說唉你真奢侈，有人說啊你好快樂。沒一句反駁，因為在某個角度看去，都有道理。

在香港，往往有一股力量，不知不覺中使人很易安頓下來，然後令人長滿鏽，或者磨損得厲害。也許，有些人站得很穩，沒有鏽不磨損，但肯定的，我不是那種人！能夠停一停，檢查一下，加點油，相信總會有些補救希望。於是，我決定停一停，出去了。

選擇的地點是日本京都。第一個理由是當年答應了左舜生老師會找機會去了解一下日本，而三年前的「日影行」又竟如此的忽忽浮淺，就想清楚多看些。第二個理由是自己的英文差勁，自然不好去美加英法，日本畢竟還用上些漢字，勉強總可應付得來。第三個理由當年到過京都，只覺一山一水，花柳樓台，也帶唐風，不必拉上什麼中日文化，就是那股古意，就足夠吸力叫我去住一年。加上，京都大學中文圖書豐富，定個題目，看一年書，雖然看不了多少，但總算了卻一樁心願。

人說道「夢中無歲月」。一年過去，不是夢中，可是它的陌生、奇異、豐富，使我來不及細細去數那些日子，就像一個孩提初睹多彩烟花的噴發，目眩心動之外，剎那間捕捉不到一點兒什麼。回來了，定定神，不算檢討，也着實該把一年所得的經驗整理收拾，作為「休息一年」的交代。

整理之後，首先，發現選擇日本京都的第一個理由是多麼荒謬！困處在一個城市一個小圈子裏，生活一年，竟想清楚多看些一個民族的面貌，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唱高調。於是，剩下兩個理由——也許不夠宏大，但我得承認。以後在這兒，我願意敘述一年來所遇到的事情，所見到的人物，所看過的書本，所興發的感觸，當一面鏡子，或一段紀錄片，再看看過去一年的自己。

沒有收入，用着僅有的積蓄，居然辭掉工作，嚷着休息，的確奢侈。在新的環境下，儘做自己愛做的事，不必擔上任何責任，的確快樂。但這樣的停一停，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些補救長鏽磨損的辦法？我可沒法子下一個結論。不過，一定有了改變，這是我可以十分肯定的！



↑小思專欄，下期起移刊第九版，請讀者留意。